

挑起重担

■口述 葛鲁宁 整理 尹立欣

来温润而光亮。我心里很好奇,这根扁圆细长、光滑油亮的木杆,竟然能担起那么多的东西。

姨父说,这根桑木扁担是他自己做的,结实耐用,不磨肩膀,已经用了好多年。

那天晚上,我听见姨父唉声叹气地对父母说,老家粮食短缺,这次来,希望能带点粮食回去。等父亲想方设法帮姨父筹措了50斤大米、10斤黄豆后,姨父就把倚在门后的扁担拿出来,把大米绑在扁担一头,另一头的麻袋装上黄豆、半袋白面以及棉衣、鞋等物品。

那次,父母决定让我跟随姨父一起回趟山东老家。于是,姨父带着我,乘火车到了辽宁大连。但因为临近春节,从大连到烟台的船票买不到。最后,姨父掏出他的革命伤残军人证,买到了两张特批船票。

上船后,我们住在船舱底部,晚上睡在地上铺着席子的大通铺上。船舱里空气流通不畅,热得睡不着觉。我只能把棉衣、棉裤都脱了,穿着背心短裤睡。姨父整宿没睡,守着我扁担上的东西。

下了船,我们又倒长途汽车,下车之后还要步行5里路。我累得实在走不动,就问姨父:“咱们什么时候到家?”姨父说,翻过前面的山岭就到了。我憋足劲,一口气跑上山岭,结果看到的还是一条望不到头的土路。

姨父挑着那么重的东西,走起路来却又快又稳。那根被压弯的扁担,在他肩膀上一颠一颠的,不时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。姨父挑着扁担换肩的时候,东西从不落地,只将脖子一低、肩膀一歪,扁担就从左肩转到右肩了,动作自然又顺畅。我佩服极了,希望自己也有根这样的扁担。

那次,我在姨父家住了20多天,也了解了更多关于姨父的故事。

姨父名叫林荣香,是个孤儿,从小受苦受难。解放战争后期,姨父参军入伍。那时,姨父作为军属,用姨父做的扁担,挑着粮食往部队送。孟良崮战役时,姨父成为村里支援前线的模范。她烙大饼的速度很快,别人一天才能烙完的饼,她大半天就烙完了,而且烙出来的饼还脆脆的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姨父复员回乡。后来,姨父再次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志愿军

战士,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。在一次任务中,姨父被敌人炸弹的碎片击中后背。由于伤势严重,他被送回国内治疗。伤愈后,姨父揣着一本革命伤残军人证退伍返乡。姨父告诉我,其实姨父背上还有一块弹片没有取出来。一到阴天,后背就酸疼。

知道我喜挑扁担,姨父特意给我做了一根小的,说让我以后也能挑起重担。

高中毕业后,我参军入伍,成为一名通信兵。姨父知道了特别高兴,专门给我写信,鼓励我在部队好好干。

记得有一年,部队帮驻地百姓抗旱救灾,官兵要靠手提肩挑,从山坡下将一桶桶水运到山上浇地。

我用扁担挑着水桶,沿着崎岖的山路,一趟趟往山上送水。挑水时,我把毛巾垫在扁担下面,像当年姨父那样,脖子一低、肩膀一歪,左右肩膀轮换,扁担不离肩,水桶不落地。战友们都惊讶,问我从哪里学到的本领,我便给他们说起了姨父。大家纷纷效仿起来,运水的速度大大加快……

那年,80岁的姨父带着那块没有取出来的弹片,走完了他的一生。

今年,弟弟大学毕业后,选择报名参军。填写志愿时,他在微信里告诉我:“姐,我也想像你一样去边疆。”我回他:“姐尊重你的选择。”

后来,弟弟如愿来到边疆。新训5个月,弟弟变黑了,也瘦了,但身形更加挺拔,精气神十足。母亲也常给我打电话说:“你是拿你当榜样呢。你们要相互鼓励,一起进步。”

“等你弟弟能休假了,我们一家四口就能过一个团圆年了吧……”视频里,父亲正说着,被母亲瞪了一眼,然后他又赶紧说:“对对对,在哪里过年都一样。”

“不要给组织添麻烦。越是到了节假日,单位越是需要你们。”母亲认真地说。

这时,我和弟弟的营区里同时响起熟悉的军号声。多年来养成的习惯,使父母迅速挂断了视频电话。而后,他们在家庭群里发信息再三嘱咐道:“缘性子急,有些粗心,记住任何工作一定要认真仔细。小康训练时,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你们姐弟俩啊,不要担心我们,家里一切都好。只要你们在部队好好干,我们就很安心……”看到信息,我眼眨有些湿润。以我们姐弟俩为家的父亲和母亲,一直都懂得“一家不圆万家圆”的道理。

那天,在视频电话中回忆着在家吃剩菜面时的温馨场景,父母的牵挂仿佛带着记忆里的家乡味道,跨越千里,来到了我和弟弟的身边。

两代之间

父亲军校毕业后,来到新疆军区某边防连。当时,边防条件艰苦,官兵住的是地窝子,点的是煤油灯……尽管生活条件有限,但父亲和战友们每天干劲十足。

我懂事,父亲已调到机关工作。闲暇时,他会给我讲戍守边防的往事,言语中充满了怀念。

那年盛夏,父亲带我回到他以前工作的边防连。一路上,林木葱郁,流水潺潺,我沉浸在车窗外的美景中。那天,父亲一下车,就迫不及待地走进营区。他一边走,一边感叹连队的变化。说话间,父亲忽然停下来,看向连队文化墙上展示的歌曲,说:“我们那时候就经常唱这首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》。”

见我有些不解,父亲解释道:“当年,第一代建站官兵只有10个人。他们克服重重困难,在这里盖起了哨所,建起了边防站。时任宣传干事李之金被守防官兵的昂扬斗志和乐观精神打动,便创作了这首歌。”那天,父亲多次唱起这首歌,振奋的旋律也在我的心里久久回荡。

第二天,连长带着父亲和我前往一处点位。经过很长时间的跋涉,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。只见群山环绕,哨楼建在我们对面的半山腰上。站岗的哨兵目视前方,眼神坚毅。在离哨楼不远的地方,有一座铁皮房,那是巡逻官兵休息的地方。

山里的天,说变就变。顷刻间,乌云密布,密集的冰雹落下来,我们赶快跑到铁皮房躲避。冰雹砸在铁皮房的屋顶上,巨大的声响吓得我直往父亲怀里钻。透过密密的冰雹,我看到哨楼上那名哨兵依然保持着挺拔的身姿。远处的山坡上“乐守边关”4个大字,与他的身影相互映衬,令我心里由衷敬佩。

那次边防行,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。高考后,我选择报考军校,并在毕业前递交了戍边申请书。作出这个决定前,我并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,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支持我。

军校毕业后,我来到新疆喀什军分区伽师县入武部工作。今年初,为了采写新闻,我和战友前往某边防连。

我和战友去的第二天,恰巧赶上新兵第一次巡逻,我们便带着相机和他们一起出发了。巡逻点位距连队还有将近1小时路程,路面上结了厚厚的冰。车辆尽管行驶缓慢,可没走多远就陷进冰层了。这时,老兵们娴熟地拿出工具,新兵们下车奋力推,车很快被推出了冰层。到达巡逻点位,指导员走在前面,

刻在心底的边防记忆

■闫冰洁

老兵拉着几名新兵,大家踩着厚厚的积雪,一步一跟路地艰难攀爬陡坡。在海拔5000多米的点位上走了没一会儿,新兵们就直喘粗气。带队的指导员见状,立刻让队伍停下,拿出便携式氧气瓶给战士们吸氧。

“我当兵来边防,最大的心愿就是参加巡逻。只是没想到高原反应这么强烈,看来以后还得多爬坡啊!”一名新兵笑着说。

他那纯净而清澈的眼神,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后来,我又采访了一位即将退伍的老兵。他闪着泪光对我说:“我还想再多去点位几次。”

那天中午,我站在窗边眺望远方,阳光正洒在一名哨兵的肩上。看着他那挺拔的背影,我再次回想起儿时看到的那名站在哨楼上岿然不动的战士……

对于父亲曾经给我讲的那些边防往事,我参军后更加感同身受。后来,我把自己的见闻讲给父亲听。父亲在我心中种下的那颗种子,如今早已在我心中扎根下来。这些边防见闻,是许多边防军人的故事,也是我父亲的故事。

有一种家乡味道叫“牵挂”

■王梦缘

来吃这个,真是和你姐一样。等你们回家,妈做给你们吃。”

我知道,弟弟是想家了。从前,我们姐弟俩在家最不喜欢吃的,便是母亲做的剩菜面。小时候,我和弟弟常常会抱怨母亲:“为啥天天中午吃剩菜面?”母亲站在锅边,一边熟练地将半碗剩菜倒进煮沸的面条里,一边对我们说:“咱河南人啊,都是用面粉‘捏’成的,不吃面吃啥。这剩菜好好的,不吃多可惜。”

此时,我和弟弟便会张大嘴巴搞怪地看向对方,然后在母亲身后你追我赶地玩闹起来,直到母亲将一碗碗剩菜端上餐桌。

老屋的阳光很充足,不一会儿便将我们的后背晒得暖乎乎的。半碗面条下肚,我和弟弟就不愿意吃了。母亲便会拿出5毛钱拍在桌子上:“谁先吃完,谁就可以去买太阳糖。”太阳糖对我和弟弟来说,有着无法抵挡的魔力,我们姐弟俩便赶紧埋头吃。每次,我都会慢一步吃完,而弟弟也会慷慨地将糖果分我一半。

参军入伍后,剩菜面成了我最思念的家乡味道。每次周末外出,我都要去吃碗面,可总找不到记忆里的味道。第一次休假回家时,父母和弟弟到机场接我。母亲激动地问我:“想吃啥?妈到家给你做。”

“想吃你做的剩菜面了。”我说。

“姐,你就这点追求啊!”弟弟说完后,我们都笑了。

那天到家时,已是傍晚,母亲赶忙和面。等锅里的水烧开了,母亲将面条下进锅,再倒上早上的剩菜。几十年来,母亲一直很节俭,剩菜总是舍不得倒掉,便在每次做面条时,倒进锅里。几分钟后,菜和面条翻腾起来,汤汁逐渐变得浓稠,待锅边翘起一圈黄澄澄的锅巴时,就能吃了。

当时,我和弟弟正在客厅看电视。母亲大喊一声:“倒香油了,你俩谁来?”我和弟弟赶忙跑过去,还像小时候一样,争抢着多往自己碗里倒一些香油。吃饭时,弟弟问了我很多部队的事情,眼神里充满了向往。

家人

弟弟当兵后的一个周末,我们一家四口视频通话。父母挤在狭小的镜头里,问弟弟:“小康,你上回寄回来的军装照,衣服上的标识咋和你姐的不一样?”

“我姐是陆军,我是武警啊。”弟弟解释道。

父亲听后,开心地笑了,眼神里满是自豪:“人武部前几天将‘光荣之家’牌给咱送来了,邻居们都羡慕呢。”在我的记忆里,父亲不善言辞,我和弟弟都当兵后,他仿佛变了一个人,逢人便要炫耀一番:“俺家两个孩子都当兵去了。”

说话间,母亲发现弟弟瘦了些,便问:“小康,单位的饭是不是吃不惯啊?”弟弟笑着说:“妈,我们的伙食很好,就是想吃你做的剩菜面了。”

母亲听闻又惊喜又:“哎呀,咋想起



茅文宽绘

家庭秀

像一首军歌
在耳边响起
那么激昂,那么嘹亮
这满目的荣誉
就是最耀眼的光芒

爸爸,我牢牢记住了
你讲述的忠诚与勇敢
并让它们在心里
默默地发芽
成为我奔跑的方向

程浩配文

定格

近日,陆军某旅一级上士王光照服役期满光荣退役。图为退役仪式结束后,王光照带家人来到单位战斗荣誉编号墙前,向他们讲述战斗荣誉故事。

王文周摄

眼里有光

■石志广

说句心里话

19年前的深秋,我第一次领妻子回农村老家,一路上很忐忑。她看出了我的不安,问:“怎么了?”

“你一直生活在城里,我怕你嫌我家穷。”我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你想多了。咱俩谈恋爱之前,我就知道你家是农村的。我图的是你这个人。”跟我这些话时,妻子眼里的光,一闪一闪。

回老家前,我和妻子已领取结婚证,那次回家就是见见亲友。

我和她经人介绍相识。当时,我在大山里服役,她在市里一家医药公司当会计。因为工作忙,我们最初一直未能见面,只是通过电话聊天。

我们第一次见面是通过网络视频。那天,她的同事围得里三层外三层,视频镜头里全是女孩,我真不知道哪一个是她。她们让我猜,我发现其中一个女孩的脸最红,就猜是她,果然猜中了。

我和她在一起也并非一帆风顺,中间有半年多中断了联系。那会儿交通不便利,她认为我们距离有点远。为此,我失落了很长时间。中断联系后的那个元宵节,我发了问候短信给她,本以为自己放下了,其实心里还在牵挂着她。没想到,她马上打电话过来。我愣

住了,竟一时没敢接。她又一次打来时,我才接通……

几天后,她突然来电话说,她到了我所在部队驻地的长途汽车站。我有点不敢相信,因为在此之前,她从未独自出过远门。她从老家来驻地有500多公里,中间倒了火车还要倒汽车。

等我赶到汽车站时,那里已关门。看到她在站外的寒风中瑟瑟发抖,我心里五味杂陈。

我问她:“一个人大老远跑过来,就不怕路上遇到坏人吗?”

她笑着说:“怕这怕那,就不应该找个当兵的男朋友。”

幸而有爱,无畏山海。爱情需要勇气,军恋、军婚更是如此。

婚后,我的工作经历了多次调动,妻子也随我四处辗转,大多是刚实现团聚又两地分居。尽管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,但很少有怨言。

妻子默默付出的经历,让我想到部队家属院里很多随军的军嫂。我记得,其中一位军嫂曾说:“军嫂给军人一个家,但也放弃了很多。”为实现和丈夫团聚,这位军嫂离开了老家熟悉的生活环境,放弃了不错的工作。

为了爱,有付出,也有收获。两个人各有成长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在驻地举办的集体婚礼、“最美军嫂”评选活动中,我看到,很多军嫂的眼里有泪花,更有亮光。我想,眼里有光,可以穿透一切迷茫。

